

## 关于赵本学的《孙子书》

无 谷

赵本学《孙子书》三卷，乃是明人研究《孙子》的一部重要专著。是编于隆庆二年（1568），由大司马谭纶在蓟、辽、保、定军戍地区刻成。所谓“蓟辽旧刻”，即由此而来。发行后，尝为将帅戎马倥偬、帷幄筹策所必携。该书虽比刘寅《七书直解》晚出二百多年，但是后来居上，受到好评，却与上书同时流传。限于板刻，印数了了无几。又屡经战乱兵燹，时变人殊，卷帙散失，传本渐稀，终于成了一部极为罕见的兵书。

迄今一百十八年以前，曾经出现了一种翻刻本，日本文久癸亥（1863清同治二年）刊本《赵注孙子》五卷。明赵本学校解引类，皇国窪田清音订刻，亦西斋藏板。封里题旁特别注明“原本蓟辽旧刻，明季亡逸，誊传绝少，旧题《孙子书》，今更冠‘赵注’二字云”云。

按以上题注所述原本，照例应见于《明史艺文志·兵家类》，但不知什么原因只著录《韬铃内篇》一卷，而他的另外著作《韬铃外篇》一卷、《阵图》二卷、《孙子本义》十三卷和《读武经总要》八卷等，竟然都被遗漏了。另据清杨守敬《日本访书志》云，他亦未见原本，而“四库未著录，他家书目也不载，盖亡佚久矣”。还有莫伯骥《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》、陆达节《中国兵书现存书目》以及军事图书馆《中国历代兵书目录》等所见所引，也都是依据日本翻刻本。

综上所述、概括言之，则此书早在明季已称难得，而且“誊

传绝少”，几频失传，令人惊叹。然而经过搜寻访求，发现本书并未“亡佚”。王修《诒庄楼书目》和颂筠《古兵书集目》都曾谈及这部三卷本子，以及最近出版的孙展起《贩书偶记续编》也有所著录。最使人高兴地是北京图书馆久已入藏，为万历七年（1579）刊本，每半叶八行，行十九字，宣纸，白口，单栏。卷首有御史梁孟龙和著者的前序，书后有隆庆二年江都王朝相的跋文。首叶加盖“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”朱色钤记。这部而且也不是海内孤本，因为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部。至此，数百年间的存疑，一朝澄清，水落石出，开卷披阅，又使人不胜宽慰之至。

《孙子》又称《孙子十三篇》，是我国现存的古兵书之一，是一部东方的战略学论著。大概写于公元前400—320年间，为春秋时代吴王阖庐之臣孙武所著。按战略学本是人类科学最古老的，同时也是发展最为迟缓的一门科学。那时战略虽然处于萌芽阶段，战略一词尚未出现，战略论著还是绝无仅有的。但是怎样赢得战争、决定胜负的全局思想，在他那里已经有了相当惊人的创见。他以自己的军事实践和独特见解，提出一套完整的战争原则，并集中当时及古代兵学思想，整理增益，博大精深，概括简洁，论列无遗，最后完成了其不朽名著《孙子兵法》一书。自从该书问世以来，举国瞩目，一向视为兵学经典和军事教本。沿传至今，历久不衰，同现代西欧战略名著，克劳塞维茨《战争论》相比，毫无逊色。特别在当前欧美的一部分战略家中间，却出乎意料很快地出现了一种要把《孙子》的军事思想用于现代战争的设想。他们以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和《孙子》的军事思想为基本观点，重新考虑，重新抉择和重新制定出最新的现代战略。这一点也实在引人注目。今天，《孙子》作为祖国的珍贵遗产，确是当之无愧的。在我国历史上，杰出的军事学家孙子虽然不是第一个研究和总结战争经验的人，然而他在这方面的功绩，也是无可比拟的。

孙武以后，兵家迭出，但是不论是谁，无不研究和推崇《孙

子》。魏曹操曾经说：“吾观兵书战策多矣，孙、吴所著深矣。”宋苏洵说：“孙武之十三篇，在使兵家有所师法，其书所论，奇权密机，神出鬼没，真古代兵书中之珍品。”明梅国祯云：“古今兵法，毋虑数十百家，世所尊为经者也，而首推《孙子》。”茅元仪更谓：“前孙子者，〈孙子〉不遗；后孙子者，不能遗〈孙子〉。”古人评语，直抒己见，十分确切，不同凡响。另据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所载，从宋神宗元丰年间颁布〈武经七书〉起，〈孙子〉就名付其实地成为一部军事教科书了。

《孙子》传入日本，据日人考证，大概在唐朝开元年间，为吉备真备（693—775）从唐携归。明以后流行更为广泛，评价很高，甚至称为“百世兵家之师”、“东方兵学鼻祖”、“外交教书”、“政治秘诀”、“人生哲学”和“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”等等。并认为“后来未能出其范围”。著录约有四十余种。特别在德川幕府时代，更多尊习赵本学所著《孙子书》。本书初刻于蓟辽，再刻于湖湘，三刻于郟阳。郟阳版本，由修业堂窪田源太夫藏版，改名《赵注孙子》在日出版，又返销上海。这即是上述翻刻本的由来。

《孙子》触及到战争的实质，包含着现实的睿智，所取的军事命题虽然非常深奥，但是它也不是一部费解的书。因为历代的注释书很多，对于学习与研究的人来说，是不难登堂入室的。

根据陆达节《孙子考》所载，古今注《孙子》的约一百五十余家，但可惜多数已经亡佚，《孙子注》，以魏武之注最古，汉官解诂说“魏武连锁孙武之兵法”，就是指此。此后，唐宋诸代迭有注释书出现，宋吉天保集曹操及其他九家之注，编《十家会注》十三卷。所谓十家，即魏武、梁孟氏、唐李筌、杜牧、陈皞、贾林、宋梅尧臣、王皙、何延锡、张预。《十家注》而以清代孙星衍校订的为佳本。南宋本《十一家注》，除辑《十家会注》外，并增入杜佑一家。除此，又有《三家注》，如唐纪燮集孟氏、贾林、杜佑之注。《五家注》，如贾隐林集魏武、杜牧、

陈皞、杜佑及自己之注。严格地说，杜佑并没有注解《孙子》，不过在编著《通典》时，曾经把引用孙子的话加以训释而已。

元代注本，有潘衍翁《孙子释文》，但久已亡佚。明代注本更多，计有五十余家。除已佚者外，其现存之比较重要的，计有刘寅、李清、王世贞、陈深、赵本学、李贽、张居正、李腾芳、茅元仪、孙履恒、黄献臣、方家振、李光裕和黄邦彦等等。明代特色，一为集众所长、融合诸说，二为考证释义，评点文字。其在兵学上较有贡献者，则为刘寅、赵本学和茅元仪三家。特别其中赵本学《孙子书》三卷，该书章节句辞，盖融贯《十家注》及《讲义》等书而成。记载详明，了无余蕴。又以史传与此书相发明者，别为引类。立术精密，考较详细，通变机深，明白晓畅，诚为《孙子注》之善本也。

著者赵本学，字虚舟，原籍福建晋江，大约嘉靖至万历年间人。隐居不仕，终生从事于著述和杜门授徒生活。《明史》无传，附见诸《俞大猷传》及《正气堂集·俞公行纪》中。传中记述，他和王宣（一臞）、林福（云衢）同时学易于蔡福（虚斋）先生。他们对于师承之学，选择精审，叙次考证，阐发甚明。王“常以易论古今治乱兴衰之迹”，林“常以易明心性忠孝仁义之奥”，赵则深晓兵要“常以易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”。以上三人虽同师一人而各具特长，游谈泉中，时人称为三大名师。其中赵本学，尤为突出。他的轶事遗闻，东鳞西爪，散于序跋，偶而可见。例如：“虚舟先生，古黄石老人之流也。生于承平既久之日，以不知兵为惧。结庐闭户，不求闻达，著《韬铃内外二篇》及注释《孙子十三篇》。终先生之身，无有知者。二者几藏于名山而不行于世矣。逮今总督两广大司马二华谭公得之，把玩契合，益深于兵，举而平岛夷。（俞大猷《孙子十三篇注释后序》）另：“先生潜神韬略，武技精妙，龄已逾七十，心力克壮，适值大朝振起武风，竭力训练，以付上命。晨入暮归，日不暇给。”（《赵注孙子序》）

名将俞大猷，久慕赵学，往请教益，自称弟子，学习兵法，尽得其传。他对于恩师，不能忘情，曾为此写了一首长诗，后来收入他的《正气堂集》中。诗曰：

晚得名师虚舟老，允然自负圯上道。此老闭门六十年，考编《韬铃内外篇》。上下古今三百战，列阵为图阐其玄。……（《饮马长城窟》）

元末明初，日本浪人、奸商勾结我国某些土豪，大肆侵扰沿海，历史上称为“倭寇”。嘉靖中期以后，更加猖獗，不断深入内地，攻陷州县，烧杀淫掠，成为东南海疆人民的极大祸害。俞大猷奉旨练兵，号称“俞家军”，先计后战，不贪近功，临难决疑，出奇制胜。常常配合戚继光部队协同作战，每战必捷，卓有成效。后来在连续数年抗战中，逐步肃清了倭寇。当时漳州人民为纪念此事而到处传诵“俞龙戚虎，杀贼如土”（杜文澜《古谣谚》）的歌谣。俞大猷“尝谓兵法之数起五，犹一人之身有五体，虽将百万，可使合为一人也”。谭纶也尝与书曰：“节制精明，公不如纶；信赏必罚，公不如戚（继光）；精悍驰骋，公不如刘（显）；然此皆小知，公堪大受。”不言而喻，俞大猷用兵精妙，韬略娴熟，这是与受教名师、终其所学分不开的。赵本学虽未直接统军，但毫无疑问，他对于用兵是别具慧眼的。学人治兵，运筹帷幄，制胜千里。这一点已有先例，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人的。例如：姜尚、张良、诸葛亮和刘基等等。而赵也是具有这一特色的。限于史书记述，不甚了了。关于赵本学的军事思想，除了从俞大猷的军事实践由此及彼看出大概轮廓、可以参考借鉴外，只有从他的主要著作《孙子书》中进行挖掘和探索。

他认为：兵是“宗庙社稷所系”的大事，涉及到国家的安危，不可不察。否则，“亡国丧师之悔，将无时而可追”了。

“有人则有争，有争则有乱”，有乱“则有兵”，有兵“则有法，其事起于斗智角力也”。彼此双方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与物力，旷日持久或孤注一掷地进行扩大的搏斗，“其法不得不资于权谋，正犹不得已而用兵也”。有史以来，即有战史记载，每当

国家处于存亡紧要关头，在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的时刻，往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。而兵法则是“安国全军”、“毁灭敌国”的“应机制胜之术”。

毫无疑问，用兵以相杀为主，是暴力的表现，是以流血解除危机的方术。“以有道加无道，谓之曰讨、曰诛、曰官兵、曰义旗”等等，总而言之，战争不过是遂行当权者政策的最后手段而已。

当战争的危机逼近时，“兴师之初，先审己量敌而计其胜负之情也。取胜于庙，而后取胜于野；取胜于心，然后取胜于兵。计之不熟，而以己之短当人之长者，则未战而先败矣。故《孙子》以《始计》为首”。始计就是最早的设想，也就是统筹全局、战略决策。“上兵伐谋”，“先计后战，故举无遗策”。对于这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，“《孙子》开卷，辄致丁宁者”，再三阐明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庙算之后，谋攻之法，集中绝对优势兵力，“十围五攻”、“以众击寡”，或“倍则分之”使其“无所不备、无所不寡”。“详顺敌人之意”，“形人而我无形”，“悬权而动”。运用“万全之策”，善守能攻，“避实击虚”，“出其不意”，必“以全争于天下”，以便赢得全部胜利。

然而，“兵家之策，惟在不战”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乃善之善者也”。孙子很早发现，战争并非仅有军事，尚具有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外交与心理等性质。大军压境，云集国门，兵临城下，一场恶战，瞬息即发。在这种压力下，针对敌方突出弱点，区别对待，通过各种手段，达到预期目的，巧妙运用“兵不血刃，士无遗镞”的其它有效方法，诱导胁迫，使敌人丧失斗志，自动瘫痪，退出堑壕，放下武器，向我屈服。这不仅必要，而且是可能的。赵本学深得此道真谛，在这里他曾列举了十项原则，揭示了它的具体内容，很能说明问题。他说：“故迷者，陈利害以晓之；来降者，布恩信以结之；诳误者，明大义以慑之；震恐者，扬声威以夺之；或用辩士以下之；或用奇计以诱之；或坚壁清野以待其衰；或夺隘守险以绝其救；或以夷狄而攻夷狄；或以盗

贼而擒盗贼。此不战而屈人兵之类也”。不战而胜敌的最好方法，是伐谋，即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战略，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，这才是上策。由此看来，战争目的在于完全摧毁敌人，战与不战这两手，只不过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。

“兵者，诡道也”。所谓诡道，兵家所设一计一谋、一言一事，皆主于诡诈。“兵以诈立”，使敌人摸不清我方规律，感到神秘莫测，然后行施诡计，诱其误入歧途，再加以奇袭。赵本学说“诡道十二事，是举计外之势，因利而行之术也。收保退走，示不能战；偃旗寝鼓，示不能守；喧嚣动摇，示不能整；劳倦饥渴，示不能追”。“必胜之兵、必隐，谓先用弱于敌，而后能战”。这也是一种“以谲计而屈人之兵”、攻心夺气之术。

“杀敌者，怒也”。战争是对意志力的考验，必须要有锐气、毅力和勇气。赵本学认为士气，对于作战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“言欲士卒杀敌者，当激之使怒”。“气怒”“皆不畏死，此言师老而卒不用命，则当有此法也”。

以上这些原则，言简意该，虽然时代已经过去，但是即便今天来看，也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。

此外，他还认为《九变篇》有错简，中间杂有《九地篇》文句。这一点，他同刘寅《直解》中的看法是一致的。

赵本学继承孙子的军事辩证法，专心致志、苦心孤诣、研究军事学术。这是难能可贵的。他把终生精力，用在对《孙子》的解述诠释上面，也最为详尽。当然《孙子》完成于封建社会初期，反映新兴阶级的军事观点，有时代的局限性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成分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应该注意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的。而赵本学以《周易》变通转化、阴阳对立学说，阐明《孙子》，开拓了若干新的途径，富有启发性，很有独到之处。但是也同样受到了时代的局限，而未能超出其大体范围。这是要加以说明的。虽然如此，但本书仍然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军事读物，应该加以介绍。

(1981.7.4)